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少儀

朱子曰小學之支流餘裔　又曰此篇言少者事長之節注疏以爲細小威儀非也

姚氏際恒曰少幼少之少如內則所謂十年學幼儀是也鄭氏爲小威儀非威儀已屬小不當又稱小矣

朱仲晦謂即小學之支流餘裔尤非小學乃古人學字之名非此之謂也　又曰按此篇多與曲禮內則同作少儀者當在曲禮後內則前以篇中之文而知

之辨篇內其義既多互發而語尤精峭堪與兩篇媲美
矣

陸氏奎勳曰開端曰闡明屬漢儒記錄矣然較先于
曲禮按少儀猶內則所云幼儀少當講習不必皆屬
童子事也鄭目錄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
訓少爲小義隔一針

姜氏兆錫曰此篇繼大傳而言所言多辭讓進退之
節服食器用之宜其禮雜出于吉凶軍賓嘉而瑣細
切至近而可行先儒以爲小學之支流餘裔蓋謂此
也石梁王氏亦云少非幼小之少此篇乃曲禮之類

然則儀而云少當如大牢少牢之少蓋至次大小之詞與

方氏苞曰篇中所載事父兄師長之儀皆童子時所當服行也其中事君承公卿接賓客交朋友祭祀朝聘會同軍旅燕食獻遺皆成人所有事而儀度詞令必講習于童子時故統之曰少儀注疏詁少爲小似未安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聲曰聞名

見賢遍反適音嫡願見如字聞如字徐音問亟去冀反注反下同

方氏慤曰以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通雖于敵者亦曰聞名

黃氏震曰不得階者自謙不得其階而進也

徐氏師曾曰記者以謙道教人故首先自謙言我嘗聞之于人如下所云也夫不曰願而曰固願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乞人而曰將命者皆委曲以致其謙也其在敵體則曰某固願見于將命者雖與君子同然不曰聞名而直曰見則殺矣

石梁王氏曰聞始見君子者辭句絕

姚氏際恒曰不得階謂不由階而升堂也猶見曰聞

名主人曰將命者之意主指所見之人適者其主相敵者也鄭氏乃以主字連上讀非郝仲輿不從之是

朱氏軾曰固願猶云實實願也階所由進也主謂司賓客之人不得階主者謂不得主賓客之人爲之引進也　又曰于敵者亦曰聞命者今人舊識久疎再見則自舉其名蓋形貌久而變或不能識名則一聞即能記也亟數也常來見之人其請見之辭曰願朝夕不時見也

陸氏奎勳曰謂不得升階而謁主人也舊說欠明

又曰願得朝夕正所以別于聞名也鄭註某願朝夕

聞名于將命者辭拙而混

姜氏兆錫曰聞者記人謙言我嘗聞之於人云爾猶
釋氏如是我聞之類也君子指有德位者而言也某
名也固如固辭之固將命者通言語出入之人也階
猶進也言某固願通已名于將命者不得徑造主人
也適謂敵體者以非見君子故直稱某固願見于將
命者不稱聞名而辭亦較簡也此二條言始見也

又曰按石粱王氏謂聞始見君子者辭句絕今味文
義君子自與敵者以下相對凡本章稱曰者皆合冠
以辭字猶云聞始見君子者其辭如此聞始見敵者

其辭又如此類則首條當君子者句辭曰句將命者句階主句下均放此爲例也如王說句絶則曰字當直至主字爲一句不得讀斷而其後凡曰字以下亦皆如之矣今發其義例如此學者審之可也　又曰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仍稱某固願見于將命者不言省文與或謂敵者罕見亦稱聞名則始稱願見而後反以聞名稱無是理矣亟數也于君子稱某固願朝夕聞名于將命者敵者亦稱某固願朝夕見于將命者蓋親之之辭也　又曰瞽無目者蓋無問貴賤惟稱某願聞名于將命者而已以無目故不言願見也

方氏苞曰不得階主句將命者主通賓客不得主進見之人未由自通也邵氏說得之　又曰敵者曰某固願見惟聞名宜稱將命者蓋欲將命者以名聞于主人也曰願見于將命者曰朝夕于將命者則辭不當特曰蓋以敵者而請見無論同國異國因緣會合必有其由主人已知其名故第曰某固願見也亟見則交親第曰某願朝見某願夕見無庸更溢一辭矣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于司徒

姚氏際恆曰比相助死者爲治具之義孟子曰且比
化者亦作庀左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聽役
于司徒檀弓孟獻子喪司徒旅歸四布
朱氏軾曰比讀去聲喪乃凶事非素親愛誰肯與之
故適有喪者曰比
姜氏兆錫曰適往也比猶方也曰某願比于將命者
以喪不主相見故欲比於執事也童子未成人之稱
又曰某願聽事于將命者蓋來奉使令而其詞益
降矣　又曰某願聽役于司徒者公卿之喪司徒掌
其事如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　又曰此

章言謁見之禮也

方氏苞曰比附也願自附于執事之人也與左傳莫與比而事吾君同義　又曰周官三公九卿之喪宰夫與職喪率官有司而治之凡有爵者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而惟曰聽役于司徒何也宰夫職喪掌其禮度及禁令而已州長則凡州之大喪身涖其事黨正則教其禮事掌其戒令遂匠納車鄉遂之民共正柩下棺役士凡喪之役事涖而共之者皆司徒之屬也

若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則曰致馬資于有

司敵者曰贈從者

姚氏際恆曰按臣致君金玉貨貝此春秋以來諸侯好貨之風治世必無有

姜氏兆錫曰適他謂朝會之屬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也

臣致襚于君則曰致廢衣于賈人適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襚音遂賈去聲

朱氏軾曰進將命也不以襚進不令擯者執此將命也　又曰親不止兄弟舉一例其餘

姜氏兆錫曰以衣送死曰襚賈人識物價者稱致廢

衣于賈不敢必用或廢棄之也敵者則直以襚言矣
凡致襚須擯者傳辭將進若親者兄弟之類不傳詞
而進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卽陳于
房中是也

臣爲君喪納貨貝于君則曰納甸于有司

姜氏兆錫曰納入甸田也臣受田于朝故稱納田野
所出于有司也

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賵音諷賻音附

姜氏兆錫曰賵馬以送死故入廟門賻馬與幣以助
主故不入廟門其大白之旂與兵車亦以送死而不

入者隣戰具也此蓋君喪鄰國致賵之禮抑或本國亦自行之與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姜氏兆錫曰來賻者既致主命即跪委于地而擯者舉而取之其主人不親受者與吉事異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萬氏斯大曰此言本坐之人有受于立者則起而不坐若坐而不起是直情徑行矣舊解非

姚氏際恆曰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此多受立彼多授坐

朱氏軾曰性之直者二句爲膠執失禮者言蓋謂受立授立不坐若有執尊卑受授以跪爲禮者是膠固不通之論不與足議禮也直對委曲變通言

姜氏兆錫曰承上言受人之物而立與以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跪此乃曲以盡禮也然而或有跪者則直情徑行之人耳蓋譏之也又曰此章言獻贈之禮也

方氏苞曰受立而跪則近于諂而形受者之倨授立而跪則重勞受者之以跪答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卽席曰可矣排闔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排蒲皆反闔胡臘反又音合說吐活反本亦作脫長丁丈

反陸氏佃曰宜在道瞽亦然下脫亂在此

彭氏汝礪曰曲禮疏云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說屨戶內與此同

徐氏師曾曰始入曰辭恐其簡而無文卽席曰可恐其繁而無節皆中道也

姚氏際恆曰陸農師曰宜承道瞽亦然脫亂在此此說可存

姜氏兆錫曰禮賓至大門至階主皆辭讓令賓先入先升故當辭之時擯告主曰辭矣蓋擯相之節然也及升堂將就席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曰可矣言不

須再辭也

姜氏兆錫曰闔門扇也言推排門扇以入而脫屨于戶內者止同來中最長者一人如此而已餘不可也又如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又皆不得脫屨于戶內而并一人亦否矣又曰此章言辭遜之節也

方氏苞曰將入門主人先客故始入即詔以讓客使先也　又曰皆同等則年長者一人脫屨于戶內若有異爵者及族姻行輩之長者在則年長者亦不敢以長自居而用此禮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于某乎問道藝曰子習于某乎子善

子某乎亟去冀反某音母

徐氏師曾曰未能而樂學之謂習旣能而深造之謂善皆兼道藝而言

朱氏軾曰問品味者問所嗜好之物也惟好之故亟食不厭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人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于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于某乎子善于某乎又曰此言辭令之體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于大家不訾重器度大洛反械戶戒反

訾子斯反

孔氏穎達曰此承上賓主相問因明賓主之禮既問人之道藝則已當學習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賓主皆然也賓不得顧主人所有之物大家謂富厚廣大之家士往見彼富大不可顧玆之見人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蓋非分而顧與懵疾已貧必有亂心生濫惡也

應氏鏞曰拔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

陳氏澔曰訾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而

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按詩小雅翕翕訿訿朱傳訿訿相訿也管子形勢解毀訿賢者之謂訿則訓毀于重器頗合附存之

姚氏際恆曰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二句相連說謂我不有可疑之事在躬則人自信之不必度民機械之來也大家如韓魏之家不訿之訿鄭氏謂思也方性夫謂計度引國語訿相以譖陳可大主非毀字解二說未詳孰是

朱氏軾曰不疑在躬者不使吾身有可疑之事也若度民械願大家訿重器則人疑之矣民人也械兵器也度度其多少也大家註謂大夫之家願望也大家

所有之物我亦希望有之人訾猶度度其器之貴賤輕重如楚子問鼎之類是也度與訾皆有願意非分而願者貪也貪不已將爲亂焉使人疑其貪且亂則禍及身矣故曰不疑在躬

陸氏奎勳曰上句卽所云君子爲行不使人疑也下句卽所云不逆詐不億信也

姜氏兆錫曰在躬謂言行之屬必其聲律身度然後無可疑惑也民械謂兵仗之屬凡其美惡利鈍無容妄謂測度也大家爵秩有等而願慕之非素其位也重器傳世已久而訾毀之是失其平也蓋不疑以慎

行不度以愼事不願愼好不訾以愼惡皆居身立心之要也

方氏苞曰此節皆以接人之禮言凡性之直者及久相狎者多疑人有身過以爲戲謔旣失忠敬之道尤人情所忌故戒之若朋友有過而知之審則當忠告亦不宜爲疑辭　又曰度謂試其與已稱否恐以欲得相疑也　又曰訾與齊語訾相其質之訾同蓋擬議其所値也覲君子之衣服劍乘馬不假義與此類

氾埽曰埽埽席閒曰拚拚席不以鬛執箕膺擖

徐氏師曾曰曰埽曰拚記埽之名不以鬛膺擖記埽

之法

姚氏際恆曰馬領毛曰鬛古人制爲拂用以辟蠅蚋因名曰鬛後掚麈尾爲之又名麈拂席不以鬛者爲手持之物易以拚席故戒拚席不以鬛明埽地有埽地之帚拚席有拚席之帚也鄭氏以鬛爲帚謂帚恆埽地不潔淸古未聞以鬛爲帚亦未聞稱帚爲鬛殊杜撰而向來字書多據鄭注解字其承誤處未易悉數卽如此篇上以簪爲思此以鬛爲帚下以潁爲枕爲刀環諂爲儆而有勇之類皆使字義蒙混于古良可浩歎

姜氏兆錫曰此章言酒埽之禮也

方氏苞曰折席不以鬣用袂拘也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與音餘下同

徐氏師曾曰書言先蔽志此言志則否彼謂志之公

此謂志之師也又曰問謂問于蓍龜人有疑而問于

卜筮者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至再以瀆神即易所

謂初筮告再三瀆也將問之時必先自謀于心曰吿

所問者果義之所當爲者與抑私志之所欲爲者與

苟出于義則可問出于志則不可問言不當非義而

問也

姚氏際恆曰不貳問卽再三瀆瀆則不告之意卜筮問義不問志貞干古論筮卜之名言左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而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南蒯果敗人皆舉此事以證此義蓋以蒯爲志而非義也予以爲此事固不可證卻不如此論蒯雖叛季氏也季氏權臣叛之非過故雖敗而得吉此正是義非志也不然胡爲筮得吉哉惠伯當時言此折之思沮其謀不得爲定論也

又曰不貳問指卜筮者自問問卜筮指卜筮者問來卜之人止不兩問不必相蒙劉執中謂兩問字皆指

卜筮者自問問卜筮以下所以釋不貳問之義甚牽

强陳可大解問卜筮爲見卜筮而問之尤迂

朱氏軾曰曰字當自是謂之詞將問卜筮必自度曰吾所問者義乎志乎見以爲義矣而有所未信乃卜筮以決之若志則斷斷不可爲何待于卜不貳問者如同此一事這樣則公那樣則私始以這樣問兆不吉則當暫止不可又問那樣也原本不貳問在問卜筮上文正改于問志則否下最當

姜氏兆錫曰謂問其事而其人隱而不告則不可更問也一云謂謀之卜筮事雖正而兆或不吉則不可

更以不正者問之也按下文方言卜筮此不應遽主卜筮前說爲是　又曰問卜筮者人問其卜筮何事也義與志與問詞也義者事之正志則心之私故義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一云卜者問求卜之人義則爲卜筮志則不爲卜筮也按二說亦通前說爲得之又曰此章亦前章詞令之體之意也　方氏曰不貳問者問一事不可更端卜或不吉而更以筮問也

尊長于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于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

地手無容不褻也儗則坐而將命見賢遍反見則之見如字犆本亦作特畫胡麥反褻本亦作蔞所卜反又一作所角反

盧氏植曰不畫地不敢無畫地手無容不弄手也按玉藻言手容恭弄手則不恭矣故戒之方氏云手踏無亦不可褻蓮下反泥

姚氏際恆曰手無容卽下數䟽毋爲口容之容暑揮褻則弄手爲容故曰手無容不褻也玉藻手容恭則是一義不得侵混

朱氏軾曰不問年嫌若欲序齒也不使人傳命嫌若賓主也見則面不則隱不敢煩尊長也不請所之恐煩答也凡敵者相見于路問起居外必詢所往于尊

者不講所之則他事舉不問可知不特弔亦是不敢煩勤處侍坐至不褻皆致敬也坐而將命不敢臨尊者也　又曰畫指畫也凡人論事多以手指畫古人席坐指畫近地故曰畫地與尊者言不敢以手指畫也不但不指畫并不弄手爲容人無所執持多搖動其手或以手撫手或以指刺物皆謂之弄

姜氏兆錫曰踰等謂祖若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　又曰燕之言私也以非賓主之禮故不使擯者傳命也面猶見也道遇而爲所見則面見之否則隱避之而已之猶往也進見以致恭亦不敢問于

其所往矣　又曰若與其喪則待其哭時而往不非時特弔也　又曰容謂舉手爲容也翣扇也琴瑟以養德然不使而執之則失之尊之也畫地以謀事若無故畫之則失之亂也手容似以習儀而轉失之汰揮扇雖以卻暑而已失之媮故皆戒之也　又曰坐跪也寢時不可直立以臨之也

方氏苞曰手無容不可以手修容也如循面拂鬚之類燕居則可對尊長則爲不敬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射食夜反勝時證反擢直角反

徐氏師曾曰其日客亦如之因尊長而及客爾

姜氏兆錫曰凡射必二人爲耦楅在中庭矢倚于楅其上耦前取一矢次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迭進各得四反而畢若卑者侍射不敢更迭以取但一時并取四矢而已故謂之約矢也投壺亦各四矢委于地一一取投若卑者侍投則不敢委地而悉抱之故謂之擁矢也請謂請于尊長也兕觥曰所操取也馬者投壺之勝算也凡勝則勝者之弟子酌酒致于豐上而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尊者必先洗爵致敬而請行觴客若不勝則主亦致洗而

請之而其飲尊者亦不敢用角但如嘗獻酬之爵而
已此以上通言侍射侍投也凡投壺每一勝則立一
馬至三馬而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
者驩取彼之一馬以成巳之三馬若卑者雖得二馬
不敢取尊者一馬以成己勝也此則專言侍投也又
曰此章類言子弟敬尊長之禮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
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姚氏際恆曰執君之乘車則坐坐跪也即曲禮跪乘
也僕者右帶劍即曲禮奮衣由右上之意君位在左

故上由右劍亦帶于右也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卽曲禮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也但此時君未出以待君耳君出則授此良綏矣以散綏升卽曲禮取貳綏也執轡然後步卽曲禮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也此節之義與曲禮同但皆是御者君未出而待君之禮敘法較曲禮錯綜可謂善用曲禮者矣朱仲晦駁疏謂于負良二句不當言君此時君未出是已然謂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亦非也微特以散綏升卽執轡然後步亦是待君君未出也

朱氏軾曰此與曲禮君車將駕節同執君車卽下執

轡曲禮所謂執策分轡也坐跪也曲禮所謂跪乘也

㽞禮舊衣由右上取二綏此曰負良綏以散綏升曲

禮驅之五步而立此曰然後步皆僕爲君試車之禮

也右帶劒恐左妨君也取散綏必先負正綏者便于

君升而執以授也若敵者御則並執之無事負矣

姜氏兆錫曰舊註執謂執轡也僕先升車執轡以守

之也僕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示不行且加謹也劒

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綏

君所執之正綏也車猶伸也面猶前也拖引也帶者

覆軾皮也僕在車前而君升自後故僕負良綏于背

申綏末于前而引于車轛之上以待君升也此以上言僕既升之後也　又曰散綏僕所執之貳綏也艮猶艮材之艮散步謂行也僕升以散綏乃執轡行車五步而止待君升而以艮綏授之故不謂之行而謂之步必執轡然後步步亦謹也此言僕始升之初也

又曰此章言僕御待君升車之禮也

方氏苞曰此與曲禮君車將駕節可互證坐統初升及既步而言初升取貳綏跪乘既驅五步而立則又跪而執轡也曲禮取貳綏即此記所謂艮綏散綏也綏之本應結于車上獻車者說綏而執之故僕者自故知當時結于車上

取散綏以升而匱艮綏于背更從背繚于前故曰中之面也負綏而必申之面者僕常于車前也必負綏而繚于前者君登則側身左轉而授綏爲便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朝音潮

姜氏兆錫曰罷如欲罷不能之罷陳氏曰請見慕德也而請退焉則幾于簡矣彼朝廷人所競進則道雖行猶請退燕遊不可樂而忘反則歸師役不可勞而不息則罷而請見君子者豈其比乎故不請退也方氏苞曰師不得已而後用役不得已而後與君民上下無不願其罷休故在師中者用以爲禮辭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欠起劒反伸音申笏音忽還音旋蚤音早莫音暮

黃氏震曰運以手動澤以手摩還以手轉之

姚氏際恆曰曲禮曰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記者因上言不請退恐此說有弊故下引曲禮文補之復曰雖請退可也自註疏以來皆分侍坐于君子月為一節非也凡記文語多相生因不請退遂生朝廷曰退因朝廷曰退遂生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而再以侍坐于君子補上不請退之意其文若斷若連最可玩味又覩其引曲禮文

可知作少儀者在曲禮後其增進笏澤劍首尤有意

致摹抑之筆劍首琫也鄭氏謂金器弄之易以汙澤

非也

姜氏兆錫曰進轉也示欲揖而起也澤者弄而生光

澤也示欲拔而起也退亦轉也示欲者而起也餘見

曲禮凡此者請退惟視乎君子耳則不自請退益明

矣　又曰此章言見君子者進退之禮也

事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于人爲人從事者

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量音亮乞如字又音氣 爲于僞反遠于萬反

徐氏師曾曰范增之於項羽賈誼之于漢文皆不量

而後入者也

姚氏際恆曰此節只重事君觀末句單承可見中二句亦是插法

姜氏兆錫曰度可事而事則道行而身不辱反是則輕進之悔滋矣或請乞于人或爲人任事亦必度而後行之然猶言如此也怨尤也上下指君臣而例言之　又曰此章言事君之類重申出入之禮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姚氏際恆曰凡狎此之事皆非正故曰旁狎不道舊故鄭氏謂言知識之過失似乎歇後郝仲輿謂生平

舊故向人稱道則似有所要挾亦牽强姑闕之
姜氏兆錫曰密猶隱也旁者對正而言舊故猶言舊
惡也窺及隱密則機心勝旁狎褻則正氣忘論說
舊故則厚道虧戲慢容色則敬德損此皆修身接物
所宜戒也　又曰朱子曰旁汜及也泛與人狎習不
能尊賢敬友也舊事非有所急且或揚人過以取憎
惡如陳勝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
方氏苞曰君子不身爲狎即人有相狎者亦不可近
其旁也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

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姚氏際恆曰須易諂讟易驕二句只以論語貧富字

换轉甚妙

朱氏軾曰疾怨也不用而去亦不悻悻于色也驕矜

也凡所言者意氣慷慨多失于驕矜寃菉公汲長孺

亦時有此病

姜氏兆錫曰君有過諫之使止可也訕則傷義諫不

從逃而去之可也病則害忠無諂則須發于公無驕

則諫本于正至事弛而不力爲怠事弊而無用爲廢

相之更之君豈有失德而國亦豈有廢事哉謂之社

稷之役以其有勞于社稷也又曰此章正言事君之禮也

方氏苞曰有亡而無疾亡者以禮去國所謂有故而去非逃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于德游于藝工依于法游于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拔蒲末反王本作校古孝反報依注音赴循音句訾子斯反

彭氏絲曰訾度長者衣物不敬訾度他人亦涉揣量且屑屑及是抑末矣

姚氏際恆曰拔來報往之義言人人殊惟講義曰毋

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往則已未來則拔而一致之旣往則追而報之此世所謂生事也此說姑存之毋循枉謂毋循習枉道枉已之事不必如鄭說謂復遵行前日之不正云云也游于說意當時工匠必有考工記之類是與毋訾衣服成器訾毀也謂衣服已成及凡已成之器皆不必訾毀之鄭氏謂訾爲思非毋身質言語與曲禮疑事無質同言語謂人及我之言語身質猶面質也

朱氏軾曰規矩常法也而有時不容盡泥者常法之外又別有說焉不可不講也　又曰拔來報往與瀆

神對一是鹵莽人一是猶豫人循枉與測未至對循
追也追咎人之已往也測逆億也皆衣服成器者已
成之物而毀敗之質語言者未定之事而質成之此
訾字與訾重器之訾不同
姜氏兆錫曰拔朱子曰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
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有向背之意言人見有箇
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
則速去之矣蓋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所謂其
進銳者其退速也又曰神當敬而遠之也枉當徙而
新之也事物未至必以誠自處而亦以誠待人也此

及下毋詟章舉爲戒之詞亦前不疑在躬不窺密章之意也依則不至徙而不常游則不至物而不化法規矩尺寸之制說講論變通之道凡此者皆相反而相成也此章言士工等守常變之道　又曰訾謂毀其不善也成猶善也身質與曲禮疑事毋質之質義同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姚氏際恆曰周禮保氏六儀襲而改易之鄭氏反謂此美字爲周禮儀字之誤可恨

朱氏軾曰濟濟身容翔翔手容論語所謂翼如也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爲張之善齊齊致齊而能定也皇皇有求而不得也匪匪行而有文翼翼載而有輔肅肅唱者之歌雍雍應者之和此章郎周禮保氏所教六儀之意也

方氏苞曰僕者御得其道則車馬匪匪翼翼君子在車聞鸞和之聲則其容肅肅雍雍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

則曰能正于樂人未能正于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呂氏大臨曰男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謂十三以上是能正于樂人未十三則未能也三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

陳氏澔曰國君尊故以社稷言大夫下于君故以教子言士賤則以耕與負薪言

姚氏際恆曰此與曲禮同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但典禮之荅與問詞與此文之荅與問詞異以此爲別耳此善于脫胎之法者陸農師以爲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少儀記諸侯之大夫士應子和以爲曲禮乃他人之旁自相問少儀則人問其子于父皆非　又曰郝仲輿曰此與曲禮小異而曲禮爲近曲禮國君子幼曰未能從宗廟之事此曰未能御御非主職故鄭作治事解愚按此文有意與曲禮異故其言若此

姜氏兆錫曰從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御則六藝之一而已從樂人之事如周禮大司樂教國子樂德樂語之類謂已習之矣正則惟正其善否也耕與負薪其難易亦如之此章與曲禮不同蓋記詞異耳𢆶兼能與未能者𢆶之中有此二等也

方氏苞曰大夫之子皆入成均大樂正小樂正教之故以正于樂人爲言士之子非秀者不得入鄉學故以耕與負薪爲言若國君之子雖六藝所在必學而不應以僕御爲言古者臣子之事君父並曰御射義小大莫處御於君所內則父歿毋存冡子御食是也

祭祀之終有嗣舉奠之禮故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將冠則能問寢視膳侍御于君孺子則不能故幼則曰未能御也曲禮以言大夫之子則義當爲射御之御蓋國子學六藝御其最下者國君之子禮辭不當與大夫之子同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浙江書局重刊

汪自强校

吳士鎔校

吳錫庚校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少儀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姚氏際恆曰與曲禮堂上不趨執玉不趨

朱氏軾曰堂上猶不可趨非必近尊者也

姜氏兆錫曰執玉堂上不趨說見曲禮執龜筴猶執玉之意城上猶堂之意也　又曰武車曲禮曰兵車不拜曲禮曰爲其拜而蓌拜也此章類言趨拜之禮

之變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姚氏際恆曰肅拜婦人端立而微鞠躬俯首以拜也男子則鞠躬俯首而拱亦謂之肅如所謂肅容之類手拜兩膝著地用手爲拜也說詳檀弓上此言婦人無手拜之儀其曰肅拜曰不手拜肅拜曰不手拜文法以錯落見異耳然謂君賜肅拜亦可疑爲喪主必稽顙君賜豈不當稽首與

朱氏軾曰此節三段平看吉事雖君賜不手拜而肅

拜祭而爲尸雖起而答拜亦不手拜而肅拜喪事雖

爲主非夫與長子之喪亦不手拜而肅拜

姜氏兆錫曰肅拜註謂拜低頭也周官大祝九曰肅

拜是也手拜謂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大祝三曰空

首是也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雖君賜亦肅拜而受爲

尸謂虞祭爲祖姑之尸爲喪主謂主夫與長子之喪

也喪主不手拜則禮合稽顙矣此言婦人之拜禮也

喪主不手拜則禮合稽顙矣又曰按吉祭在廟有男

尸無女尸而喪祭在殯宮又不爲尸又孫爲王父尸

子不可爲尸故知爲虞祭祖姑之尸也

方氏苞曰祭禮主婦獻尸受尸酢及獻祝侑佐食致爵于主人受主人致爵自不得用肅拜所謂吉事乃平常嘉禮慶事與族姻爲禮止于肅拜而有君賜亦然玉藻有慶非君賜不賀蓋此類也

葛經而麻帶

吳氏澄曰經謂首絰帶謂腰絰也

徐氏師曾曰卽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

姚氏際恆曰與檀弓婦人不葛帶之說同

姜氏兆錫曰服制首絰要絰皆以麻婦人卒哭後以葛絰易首絰而要絰不變此蓋因男子卒哭後葛帶

而脈經疑婦人亦然故又因婦人之喪拜而言之也
取俎進俎不坐
姚氏際恆曰此與後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之
說大畧相同徐伯魯以此附于婦人爲一節非
朱氏軾曰取卽下節取祭進下節祭而反也
姜氏兆錫曰取俎者取肉于俎進俎者進肉于俎也
俎有足故取進不跪此言禮無或過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姚氏際恆曰執虛如執盈與曲禮執輕如不克同而
意更精妙

朱氏軾曰二句已盡聖賢心法卽孔子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之意

姜氏兆錫曰上虛器下虛室也執虛入虛如此況非虛乎此言敬無不至也

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跣先上聲

黃氏啟蒙曰此全要發君子敬心之密處君子之心不知有無物之器無人之地蓋我心之敬愼甚于持盈我心之對證甚于有人也

姜氏兆錫曰凡祭通言上下之祭也跣脫屨也祭主敬故非惟室中不敢脫屨于堂上亦不敢脫屨若行

燕禮于堂上以合歡也則可跣矣燕禮將燕降脫屨乃升堂也

任氏啟運曰按孔氏言有之謂堂上有跣然則士燕尸于室亦無跣與

未嘗不食新

黃氏啟蒙曰此明祭祀不可從簡意重祭說燕則有之正明祭之無跣也凡祭指君臣上下通言之

姚氏際恒曰此嘗當主秋祭爲是蓋左傳有不食新之說正合

姜氏兆錫曰嘗者薦新於廟未薦則不忍先食也

又曰輔氏曰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遽食新焉是死其親矣　又曰此二條言祭薦徹誠之道皆不失其重輕先後之倫也

僕于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

黃氏震曰此總言乘車之徵首句作冒言僕御君子之車皆御車之禮末二句雖說乘車亦是御車內事還立分升下該始終言始乘又未升之先下行又既下之後末二句又即始乘言之

姚氏際恆曰與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同而增

始乘下行二事

姜氏兆錫曰言君子或升或下僕皆授之綏而其始君子猶未至則僕乃式以待其升其終下車而步則僕乃下而還立以待其去蓋僕禮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也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上乘如字七乘以下去聲）

熊氏云此云戎車之副曰佐者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綏是也

姚氏際恒曰貳車者以下周禮大行人襲此易諸侯

卿大夫爲公侯伯子男鄭氏以此爲殷制非

姜氏兆錫曰貳車朝祀之副車佐車戎獵之副車朝祀尚敬故式戎獵尚武故不式䟽謂僕乘車法也

又曰此章亦前僕執君之乘車之意　又曰按周禮大行人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賈賈音嫁

陳氏澔曰服劒所佩之劒也

姚氏際恒曰與曲禮齒路馬有誅之說同本意言尊

貴者之乘車服馬不齒因上言貳車遂謂之有貳車者筆意敏妙

朱氏軾曰服車之服乘也服劍之服佩也

姜氏兆錫曰服車之服猶乘也服劍之服猶佩也齒謂計其老少新舊之次賈謂度其貴賤多少之價君子通指上文此廣貴貴之敬曲禮齒路馬有誅即此也　又承上章貳車而類推其制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于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姚氏際恆曰乘壺酒束修一犬此三物之例其以鼎肉此一物之例其禽加于一雙此一物而多數之例本意言禽多則執一雙今言加于一雙爲下執一雙起箕譌于撰詞者

朱氏軾曰言陳酒則陳犬可知矣

姜氏兆錫曰其以之上有脫文或曰此當承前章立授立飾之後也四壺曰乘十脡曰束卑曰賜尊曰獻

又曰鼎肉謂肉之已解而可升鼎者故可執也

又曰加猶過也委其餘謂一雙之外陳列于門外也

方氏苞曰亦曰乘壺酒束修一犬或下有缺文或此

句亦衍也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

姚氏際恆曰曲禮曰效犬馬者左牽之與此不合孔氏謂食犬則左牽之右手防禦此曲說守犬田犬獨不當防禦乎曲禮曰獻民虜者操右袂孔氏謂左手操其右袂右手當制之則此與臣則左之之說合也

朱氏軾曰食犬不授擯者必繫之而使庖人受之

姜氏兆錫曰緤牽犬繩也犬有三禦宅舍曰守犬田獵曰田犬充庖廚曰食犬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授

犢不及食犬以其輕也　又曰紖鞅猶緤也右之以右手牽也通犬以下而言　又曰疏曰曲禮效犬者左牽之謂食犬也此謂守犬田犬畜養馴不須右手防禦故右牽也　又曰臣謂民虜也曲禮獻民虜操右袂蓋以左手操其右袂而右得以制非常也

車則說綏則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姚氏際恆曰車則說綏執以將命與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同甲袒櫜奉胄與曲禮獻甲者執胄同弓則

以左手屈韝執拊與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同

朱氏軾曰襲衣也重也意劍在匣中已有衣獻人則開蓋出劍重加衣飾而進之故曰襲下句申襲字意襓劍衣夫發聲與與之也作于字讀更明註疏謂以蓋卻合于下似覺牽强且曲禮進劍者左首是必捧而進之斷無置之櫝中之理　又曰廣雅謂襓以木爲之孔氏云襓字從衣當是以緇帛爲之孔說較確

陸氏奎勳曰劍則啟櫝蓋襲之以加夫襓與劍焉蓋字應讀斷襲之謂以緇類承之也夫乃語詞襓則劍衣也按襓從衣廣雅以木爲劍衣非是博雅又因鄭

註連用夫襓政作袟襓尤屬傳會

姜氏兆錫曰前之者古人獻物多先以他物加左傳乘韋先牛十二類是也袒開也櫜弢甲衣也冑兜鍪也謂開櫜出甲而奉冑以將命也　又曰蓋便于執也　又曰韣弓衣拊弓把左手屈弓衣并于把而執之而右手則簫以將命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是也　又曰啟開也櫝劍匣也襲謂卻合之也夫襓劍衣也開匣以其蓋卻合于匣之下乃加襓于匣中而以劍置襓上也

方氏苞曰襲因也重也反櫝蓋以承櫝底是因而重

之也

笏書修苞苴弓茵席枕几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策籥其

執之皆尙左手刀卻刃授頴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

人則辟刃

王氏應麟曰頴警枕也謂之頴者頴然警悟也司馬

文正公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上頴爲警枕下頴爲刀鐶皆非

上旣言枕安得又以頴爲警枕禾頭爲頴則頴者首

也與鐶尤不相涉按上頴矛屬猶今之槍以其鋒之

利銳故名下頴刃之首也凡刀劍皆以柄爲首其盡

處則爲末有刃者櫝此四字是夾叙法戈有刃者櫝
與刀郤刄以下卽曲禮進戈者前其蹲後其刃進矛
戟者前其鐓之意

陸氏奎勳曰鄭氏以頴爲警枕固與枕覆或訓爲筆
功而未當按毛遂傳探頴而出蓋觽屬也故下文刀
柄之木亦可稱頴

姜氏兆錫曰頴註謂警枕也櫝者以櫝韜戈刃也蓋
珽笏也冊書也修脯也凡苞裹若苴藉之物也弓弣
也茵蓐也卧席也杭也几也警枕也杖也琴也瑟也
戈有刃者櫝也蓍莢也籥笛也凡十六物之屬皆左

手執之在上而右手捧之于下以合陰陽之義也

又曰穎刀環也削曲刀也拊刃把也辟偏也謂不以

刃正向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尙左卒尙右

姚氏際恒曰出先刃入後刃鄭氏曰不以刃嚮國也

郝仲輿曰出先刃向敵也入後刃嫌倒戈也皆可通

總之本文旣妙故令意義無窮

姜氏兆錫曰出先刃以刃向前也入後刃不以刃向

國也尙左尙右舊說左陽生道也右陰死道也將軍

尙左欲無覆軍也士卒尙右示必死國也　又曰此

章十二條皆言賜獻執綏之義而末條則類及之也

賓容主恭祭祀主敬喪紀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

情以虞

陳氏澔曰隱密己情虞度彼情

姚氏際恆曰會同主詡此亦春秋時人之言詡字從

言應屬言語上解謂陳詞夸大之意鄭氏謂敏而有

勇若齊國佐意國佐能陳詞拒晉師故以爲敏而有

勇後來事書詞字但釋曰敏而有勇而不言所以陳

詞之故蒙混可笑

朱氏軾曰會同以申號令詞嚴義正故曰詡險危也

川名川

隱當作隱測隱痛之隱慮憂慮也兵凶戰危常懷不測之憂

姜氏兆錫曰恭以容言敬以心言謝明盛貌猶發揚萬物之謝慮度也軍行必思患而預防之又當隱己情度彼情也此亦前章言語之美之意也

燕侍食于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姚氏際恆曰先飯與玉藻諸篇之說同後已卽曲禮主人未徧客不虛口之意毋放飯二句見曲禮小飯對放飯言噍小嚼也數噍噍欲數數猶上亟意緩散

咀味便爲口容

姜氏兆錫曰已止也先飯猶嘗食之禮後已猶勸食之意也　又曰此以下通言之也放飯流歠見曲禮小飯令無嚥噎也亟之恐有問答也數噍不致吞剝也噍嚼也口容弄口爲容也　又曰食訖容欲自徹食器主辭乃止也　又曰此章言燕食尊卑賓主之禮也

方氏苞曰亟之非速咽恐有問也蓋雖後君子而已常恐君子早已則已當隨之故不敢任意需緩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介音界僎鄭讀遵今

如字士免反

陳氏澔曰賓坐南向以東西分左右也

朱氏軾曰爵字當是衍文誤謂除衍文而奠爵薦東外其餘介爵僎爵以及賓介酢主人之爵皆居西也末句補足上句

姜氏兆錫曰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爲左而西爲右主酬賓賓受奠于薦東是爵居左也將旅時一人舉爵于賓賓奠于薦西至旅而後賓取奠爵酬主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僎鄉人來觀禮者鄉飲禮介及主人酢爵及僎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并明之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濡音儒腴以朱反鰭音祈膴音火吳反音冔況甫反徐況紆反

孔氏穎達曰此謂尋常燕食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祭祀魚在于俎皆縮載俎旣橫設魚則隨俎而從于人爲橫無進首尾之理故少牢魚用鮒而俎縮載其主人正饗亦然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是少牢主人獻俎佐食三魚一橫之以魚與牲共俎故特橫之殊于牲體也蓋正體拃祭橫而魚縮縲祭牲體縮而魚橫也特牲少牢魚皆十有五鄭云從陰類昏禮魚十有四減一從偶數士喪禮大斂及士虞禮及公食

禮魚皆七其天子諸侯魚數未聞

姚氏際恆曰儀禮公食與少牢皆右首士喪禮左首公食與士喪禮皆進鰭少牢進腴皆與此不合

姜氏兆錫曰擘濡魚從後起則脇內易離故以尾進若乾魚則進首也腴在腹下鰭則脊上冬陽氣在下夏在上凡陽氣所在則肥美故右之腹下大臠曰膴祭謂祭先也蓋凡祭先之禮皆然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于左 齊去聲

朱氏軾曰凡齊為何齊謂劑也以鹽梅調羹也執之非執鹽梅執羹器也冊禮羹居人之右今調劑則以

右手執虀器居之于左以便調劑

姜氏兆錫曰和虀曰齊謂鹽梅之屬執以右手而虀器居於左則調和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萬氏斯大曰按聘禮賓介私覿宰于公左授幣是左也覲禮旣覲天子使諸公賜服太史致命公在左太史在右是詔辭自右也

姜氏兆錫曰自由也言相禮者爲君受幣則由君左傳君命于人則由君右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

軏范乃飲

姚氏際恒曰周禮大馭及祭酌僕僕執左轡右祭兩軹祭軏乃飲襲此而小異之解者亦以周禮辯證非也

朱氏軾曰如君之僕言酌者之禮在車四句言僕之禮

姜氏兆錫曰軏轂末范軾前也僕在車以左手執轡右手爵祭軏之左右也及范乃飲也　又曰此承上章之意而明凡燕享時左右之儀制也

方氏苞曰舊說犯軷時飲僕非也周官大馭掌馭玉

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遂驅之則犯軷時僕無受飲之事明矣下云及祭酌僕則正祭之後始酌僕明矣祭之末有畀煇胞翟閽況君之御僕乎其酌以獻僕宜使膳宰或禮官之屬與大射禮司馬正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司馬師獻隸僕與巾車獲者之禮同曰其在車則有受飲而不在車者蓋王朝大馭爲中大夫所列疇六官之貳親且貴王入郊宮祖廟宜從王以入祭畢然後先出升車以待王之出則宜與諸公卿同受爵于壇廟若主時巡蒐狩省耕斂偶有燕飲及稍事而賜僕以飲則宜在車耳諸侯之僕亦然

僕尸之僕宜常在車故總見其受飲之儀

凡羞有俎者則于俎內祭

朱氏軾曰折俎燔肉皆取祭庶羞不便于取故于俎內

姜氏兆錫曰此以下又承土二節之意而雜舉祭燕之節以明之也豆短俎長羞在豆則祭之豆閒之地俎則祭之俎內也此亦上章祭膴之類也

君子不食圂腴 圂豢同周禮作豢

姜氏兆錫曰豢謂犬豕之屬腴其腸也按特牲少牢禮羊腸胃有鼎實而豕腸胃無鼎實鄉射禮用狗亦

不列其腸胃燕亦如之言君子則侍食者可知矣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飲去聲

朱氏軾曰長者賜小子爵小子受而坐祭立飲也

姜氏兆錫曰坐跪也上章概言凡侍食者而已此言小子侍食其禮異于成人也

凡洗必盥

姜氏兆錫曰洗洗爵盥洗手也言祭燕必盥洗洗必先盥以致潔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音抵

姜氏兆錫曰肺謂祭肺也提猶絕也心中央也離割

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待祭時手絕之也不言牛羊
以外統詞
凡羞有湇者不以齊
萬氏斯大曰湇汁也少牢儐尸有羊肉湇羊匕湇豕
匕湇羊肉湇湇中有肉者羊匕湇豕匕湇純湇無肉
者此言羞有湇者蓋羊肉之湇類已有鹽梅之和故
不以齊若太羹直是清汁不齊不必言也
姚氏際恆曰孔疏引庾云湇汁也若羞有汁則有鹽
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
又引賀氏云凡湇皆謂太羹太羹不和此二說皆未

然按士昏禮云太羹湆在爨湆汁從肉乃肉汁也以太羹湆連言則湆非即大羹矣既爲肉汁不必更參以齊

姜氏兆錫曰湆大羹也大羹不和故不用齊明非凡齊之比也

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爲去聲薤音械

姜氏兆錫曰絕猶去也本末猶言首尾也

羞首者進喙祭耳

姚氏際恆曰羞首者進喙爲進食者言也祭耳爲客言也

褰氏兆錫曰進啐以口向尊者也祭耳取祭以耳也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葛氏斯大曰此專就人君說尊壺非謂尊與壺尊猶設也壺酒尊也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閒面其鼻言設君之酒尊者必以鼻鄉君玉藻云惟君面尊是也
姚氏際恆曰尊者以酌之左爲上尊上尊元酒也卽玉藻凡尊必上元酒之意尊壺者面其鼻卽玉藻惟君面尊之意
朱氏軾曰上尊尊之上也尊者尊壺者兩尊字謂設尊與壺也面前也以壺之鼻向前猶尊之者以南爲

上尊也上與鼻一例左與面一例左其上面其鼻列尊壺之禮同也

姜氏兆錫曰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而南北列之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爲上酌者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爲上蓋俱南爲上也　又曰尊與壺皆有鼻面其鼻者鼻向尊者也此亦上章之類而數條皆有尊尊之意故次之也

飲酒者機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姚氏際恒曰未步爵不嘗羞按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先祭脯醢嚌肺乃飲卒爵與此不同其說未詳

孔氏曰啐醆本爲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算爵之時若正羞脯醢折俎飲酒之前則嘗之按無算爵自在嘗羞之後此後豈復嘗羞乎卽如其說庶羞不可貪食正羞獨可貪食乎

朱氏軾曰不坐立飲也禨者醮者得坐若有折俎則不坐

姜氏兆錫曰飲酒凡飲酒者沐而飲曰禨冠而飲酒曰醮折俎謂折骨體于俎也曰禨醮之屬事卑折俎禮盛故其有折俎則立而坐無則可坐也此特言有折俎之重也　又曰步行也羞謂庶羞也無算爵之

禮行爵後乃嘗庶羞其始得嘗正羞脯醢而已此指言嘗庶羞之宜也

方氏愨曰燕禮大射禮必徹俎然後脫屨升堂坐此飲酒之正禮也與醮宜用脯醢有折俎時少冠醮有乾肉折俎但酌而無酬酢曰醮則執賓偶張而有稍事皆宜用醮不獨冠禮爲然故記者因舉正禮而并著之

疏謂飲酒者即謂醮冠則三字爲贅設矣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麇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姚氏際恒曰與內則肉腥細者爲膾一節同按少儀

在內則之前觀內則麋鹿魚爲菹以下用或曰二字可見蓋引此也此言牛與羊魚之腥而內則但言麋內此言麋鹿爲菹而內則言魚是取其文而斷制之者

姜氏兆錫曰聶而切之者謂先聶爲大臠而復切之爲膾也餘見內則此申上不嘗羞之意也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朱氏軾曰若云俎有足故立取則尸何以坐蓋折骨與燔所設者高故立而取反也

姜氏兆錫曰燔燔內也言有折骨體之俎者就俎取

觴而祭之祭竟而反于俎皆須立而爲之也其在俎之膰祭與反亦皆如之尸則祭反皆坐者尸尊也此申上有折俎不坐之例也

方氏苞曰上言有折俎不坐此明取祭反反之後乃得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朱氏軾曰衣服之不可不知以在躬也貌言視聽言身所自有可罔罔不察耶

姜氏兆錫曰衣服之制取諸乾坤其章取諸山龍之屬凡皆以表德也服之而昧其名義是無知之人矣

此條蓋因祭服之類而推言之

其末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道導同

姜氏兆錫曰味文義當在下文以授人之後蓋錯簡也以在者告謂主人以先在者告之也道導引也

方氏苞曰道瞽亦然爲句言道瞽者亦當以在者告也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朱氏軾曰以燭繼晝本非所宜主人受客而留之故親執燭以示留客之慇然不讓不辭不歌則亦草率

數爵而止非若後世長夜之飲
陸氏奎勳曰蓋夜飲本非常禮也
姚氏際恆曰上言執燭而客辭執燭不讓以下又因
言執燭之禮如此也
姜氏兆錫曰獻主主人也人君則使宰夫炬未爇曰
燋欲久留客故既留燭又抱燋也　又曰飲酒之禮
賓主揖讓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殺
禮也一云執燭者執燭在手故不得爲此三事也
方氏苞曰主人歡心未盡而以火繼之所謂厭厭夜
飲不醉無歸也故此時衆賓傳飲不讓不辭不得相

和而歌務盡主人之歡成禮以退也金華應氏謂執燭之人不暇爲此非也凡燕食執事之有司并無相讓及歌詩之禮安得執燭者獨有此禁戒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姚氏際恆曰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與曲禮有問焉則掩口而對同說詳曲禮

姜氏兆錫曰辟咡見曲禮言進洗盥之水及食飲之物皆不可飲口氣直沖尊者若有問則偏其口而對可也此條亦敬尊長之禮也

朱氏軾曰凡燕飲禮萊則洗而復盥鄉飲酒禮主人

獻賓卒洗奠爵降盥乃實而進若酬酢獻介則殺矣
此言執食飲者若是洗盥致敬則執而進之時必敬
之至而屏氣似不息也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
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
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猶豕則以豕左
肩五箇

姚氏際恆曰凡膳告於君子兼上曰致福曰膳曰告
而言

姜氏兆錫曰爲人祭稱主也致福謂致祭祀之福膳則善味而已告者不敢以爲福膳惟以事告也皆歸胙將命之詞展之言省省其具也此則送迎拜使之儀也臂臑者自肩至蹄也箇叚也折肩蹄爲九叚也羊使豕不言臂臑省文也周人牲體尚右右已祭故獻左此又牲牢體解之數也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姚氏際恒曰方性夫謂五事必以車馬爲始終者蓋車馬在禮爲重非也先言車甲食器皆器也又言君

子然後言焉以次爲文敘耳

姜氏兆錫曰靡敝謂師旅飢饉之餘則力靡散民底彫敝也彫刻鏤也幾者漆飾之幾限也縛約曰縢謂不用組連甲及爲紟帶也以穀食馬曰秣此條言災變之禮也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六終